

无影碑前人妖搏斗，血与火中爱恨情仇。
巾帼佳丽魅力人生，尽显世间善恶美丑。

王振海
著

无影碑

WU YING BEI

WANG ZHENHAI
ZUOPIN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王振海
著

无影碑

WUYING BEI

WANG ZHENHAI
ZUOPIN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影碑 / 王振海著. — 北京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14.12

ISBN 978-7-5033-2551-9

I. ①无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13227号

无影碑

作 者: 王振海

责任编辑: 郭宪辉

装帧设计: 潜龙大有

责任校对: 马 涛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: 100035

电 话: (010) 66531659

E-mail: jfjch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1/32

字 数: 457千字

印 张: 19.625

印 数: 2000

版 次: 2015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33-2551-9

定 价: 36.00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C 目录

CONTENTS

◆ 开 篇.....	1
◆ 第一章.....	8
◆ 第二章.....	17
◆ 第三章.....	34
◆ 第四章.....	45
◆ 第五章.....	61
◆ 第六章.....	75
◆ 第七章.....	101
◆ 第八章.....	113
◆ 第九章.....	128
◆ 第十章.....	145
◆ 第十一章.....	165



◇	第十二章.....	184
◇	第十三章.....	202
◇	第十四章.....	218
◇	第十五章.....	232
◇	第十六章.....	249
◇	第十七章.....	268
◇	第十八章.....	282
◇	第十九章.....	295
◇	第二十章.....	311
◇	第二十一章.....	327
◇	第二十二章.....	342
◇	第二十三章.....	359
◇	第二十四章.....	376
◇	第二十五章.....	396
◇	第二十六章.....	417

◇ 第二十七章·····	434
◇ 第二十八章·····	458
◇ 第二十九章·····	481
◇ 第三十章·····	505
◇ 第三十一章·····	528
◇ 第三十二章·····	546
◇ 第三十三章·····	562
◇ 第三十四章·····	577
◇ 第三十五章·····	593
◇ 尾 声 ·····	612



开 篇

寒冬午夜，一座破败古刹的断壁残垣沉寂在茫茫夜暗中。仅存的殿堂内，昏黄的灯光映照着色彩斑驳的泥塑佛像。卧榻上躺着重病在身的方丈智通。这位自幼出家而今年逾古稀的老僧，曾在寺中亲历过人祸和天灾的劫难。当此弥留之际，忽觉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——莫非一场新的灾难就要发生？

智通从昏迷中蓦然醒来，喃喃自语：“那个秘密，应该告诉觉信了！”

徒弟觉信端个粥碗从后殿进来，走到榻前轻轻呼唤：“师父，您趁热喝下这碗粥。两天没吃东西了，怎能行哩！”随即倚身床头，慢慢喂师父喝粥。

觉信用小匙舀起粥，送进师父微微张开的嘴巴，边说：“鬼子离咱这里远呢，哪里说来就来……师父想得太多了！喝下这粥，我再去给您煎药，很快，您就会好起来的。”

殿外，朔风凛冽，席卷着无边的旷野。寒冷的气流从门窗缝隙吹进殿堂，发出尖利的哨音。殿内寒气逼人，灯光摇曳，暗影森然，令人心惊神荡。智通微眯双眼倾听外面，喃喃问道：“听外面声音，像波涛，像奔马……是万家林松柏的声音吧？”觉信侧耳倾听，回答说：“是，师父听得好真切。”智通摇头叹气：“这万家林，与咱们灵光寺相依相傍，悠悠数百年。而今国难当头，时势动乱，我寺门朽祚衰，恐怕要累及这百年老林啊！”说着停止喝粥，几滴泪水溢出眼眶，沿两颊的皱纹流下，滴在粥碗里。

觉信劝慰智通：“师父不用伤心，等你病好，徒弟跟您一道设法重振我寺，再现往日的盛况……这粥还热，请师父再多用些。”智通颤抖着双手接过粥碗：“让我自己来……你也累了，坐下歇一会儿……”觉信急忙起身：“师父慢慢吃着，我去殿后给您熬药。”智通摆手制止：“徒弟坐下，为师有话……”觉信犹豫着：“师父又是不想吃药了吧？那怎么行！再吃几服汤药，您的病就会好的。”说着径自去了殿后。



一场灾难果然来临。

黑暗中，一个蒙面汉子鬼鬼祟祟出现在殿外，俯身在窗子上窥探，见智通一人独坐榻上，便跑到门前，从腰间拔出一把雪亮的匕首，将门闩轻轻拨开又关上，大步闯进殿堂。

智通吃着粥，忽然一阵寒气袭来，灯光扑扑闪闪灭而复明。他吃惊地抬起头，蒙面汉子已冲到榻前。智通警觉地喝问：“谁？”

汉子故意装出鬼腔怪调：“老东西，我是佛祖派来取那无影碑的。说！那碑在哪里？”

智通睁大眼睛斜睨面前的蒙面人，不屑地回答：“啥是无影碑？我怎么知道？”

汉子一把扯住智通衣领：“你把它藏在哪里？今晚，你不说出无影碑的下落，我便代表佛祖杀掉你，让你瞬间变做无头之鬼！”

智通微微冷笑：“你装啥蒜哩？我早听出来了，你不就是觉真嘛！”

汉子一愣，随即拽下头脸上的布巾，露出光秃脑袋和尖嘴猴腮的一副嘴脸，嘿嘿笑道：“老东西，算你明白。我就是觉真，你敢把我怎样？这寺败了，你这方丈当不成了！我是奉佛祖的旨意，来取那寺宝无影碑的！”

智通厉声斥责：“你是佛家的败类，我寺的内贼。看鬼子要来，时势要乱，瞒着我私卖寺产，携款逃跑，如今又回来装神弄鬼骗我……告诉你，无影碑早已土掩沙埋，不知去向了！”

觉真噓一口冷气，强压怒火，即又做出可怜相，返身跪在榻前：“师父，求您救救我。我已经与天津的日本商人签了协议，收了定金，他们追着我那无影碑。求师父把碑交给我，不然我性命难保啊。您自幼抚养我的恩德，我没有忘记，以后我会一并报答！”

智通“哼”一声：“小人，见利忘义的小人！我后悔当初……”

觉真站起，嗖地举起匕首：“老东西，我看你不想活了！说，无影碑在哪里？不然马上送你老命归天！”

智通微闭双眼，猛地举起手，将粥碗抛向觉真，一碗热粥恰恰扣在觉真脸上。觉真大叫：“老不死的，你真是活腻歪了！”蹿上榻前，将智通拖到地下，一阵拳打脚踢，“说，无影碑在哪里？快说……”

智通血流满面，倒在地上，昏迷过去。

觉信模糊听见动静，端着汤药进来，看见觉真毒打师父，大声惊呼：“住手！”放下汤药冲上前将觉真推个踉跄，接着挥拳就打。觉真吃惊地连连后退。觉信和尚魁梧壮实，身高力大，觉真自知不是对手，随即满脸堆上笑容：“师弟，咱弟兄之间的事好说……找到无影碑，能赚一笔大钱，师兄我绝不会亏待你，咱弟兄二一添作五，你说怎样？”

觉信大骂：“你这无耻的小人，师父病重，怎么经得起你这样踢打！为了赚钱，你居然灭绝人性……”觉真恼羞地挥起匕首，直朝觉信扑来。二人交手。放在一边的药碗被觉真踢飞，手腕却被觉信踢中，匕首飞到殿堂顶上，又当地落在地上。觉信趁机抄起根棍子，砸向觉真，觉真被击中腰部，慌张逃出殿门，回身指着觉信：“你小子，有胆量等着我……我饶不了你！”觉信追出殿门，已不见了觉真的影子。

觉信插上殿门，俯身将师父抱起：“师父，你醒醒。”看智通头破血流奄奄一息的惨相，不禁泪流满面，“师父，我背你去城里医院，咱们去找大夫。”急忙为智通擦拭血迹，穿好外衣，又拽床被子裹个严实，背在身上跑出殿去。

冷风飕飕，雪花飘飞。觉信心里着急，背着师父翻沙岗跨崖沟，很快便汗流浹背。一边疾走一边不时呼唤师父，智通只能含混应答。来到一座沙岗慢坡上，智通忽然清醒，连声说：“徒弟，到了……快，停下来，为师有要紧话说……”

觉信喘息着停下，将师父托抱在怀中：“师父，医院还远呢，你怎说到了？”

智通摇头：“我说到了，就是到了……我问你，可还记得咱们的传寺之宝？”觉信说：“师父是说无影碑？我多次听您讲过，当然记得。您放心，我一定设法找到无影碑……”

智通吃力地抬头，凑近觉信耳边：“那碑的下落，我告诉你。殿后那堆石料……无影碑就在里面。”

觉信一惊：“啊，无影碑在那堆石料中？”

智通嗫嚅着：“我说这碑，土掩沙埋，没了下落，只为骗过觉真。这家伙利欲熏心，必然还会回来，全力挖掘搜寻。我料寺院不保……你赶紧



将那堆石料运走，细心验看，找出无影碑，妥善存放。眼看倭贼大举入侵，必有忠贞义士，舍生忘死，你可代表佛家赠予此碑，以寄托我佛和百姓的厚望，彰显英灵的品德和功绩。你自己切勿贪恋钱财，不可逆佛旨违民意，日后只把这堆石料作为资本，凭你的石匠手艺，娶妻生子，养家糊口……”

觉信哽咽不止：“师父放心，弟子虔心向佛，誓不还俗，即便没了寺庙栖身，情愿云游四海，做个行脚僧，也要敬佛祖行善事，矢志不渝……”觉信说着，却再也听不到师父的声息，伸手触摸，已气绝身亡。觉信当即失声大哭。

天色大亮，漫天飞雪纷纷扬扬，四野一片银白。不远处的万家林隐现在苍茫雪幕中。

就在智通圆寂的这座沙岗慢坡上，觉信破冰除雪，挖掘坟坑掩埋师父。在泥泞中，觉信长跪不起，虔诚祝告：“师父，觉信遵您嘱托，不留坟堆，不置墓碑，只待来春栽一棵幼松，以为纪念。您嘱托徒弟的那件大事，徒弟谨记在心，不敢有丝毫违拗……”

傍晚，风定雪霁。两辆牛车停在寺旁。觉信雇人将石料连夜运走。

二

这个晚上，觉信和尚关闭殿门，独自席地闭目打坐。他不是在读经，而是在思索。一天的紧张忙碌，殿后那堆石板材料已运到过世的舅父家那座破旧宅院。为实现师父的遗愿，他必须暂时远走，一阵莫名的凄惶和怨愤袭上心头，他竟然盼望觉真此刻出现，好狠狠教训这个无耻之徒……

忽然，殿门被咚咚敲响。虽不急促，但在这荒郊野外的暗夜，声音格外动人心魄。响声把觉信从思绪中急速拉回。他突然一阵紧张：“是那觉真？他来得好！”觉信一手提根木棒，走去开门。

是陌生人的声音，低哑却和气：“法师，请开殿门。我们是过路的行人，天晚了，想在寺内借宿一宵。”

觉信开门，面前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。男子短发长袍，肩上背个小小行李卷，虽显疲惫却双目炯炯，那女子身穿旗袍颈缠围巾，相貌清秀端庄。觉信疑惑地看两人：“二位从哪里来，到何处去？这寺里只有这三

间殿堂，没有闲余房舍，二位还是去别处吧……”

男子看出觉信的疑虑：“请法师不要误解，我们绝非淫奔私逃。我们本是夫妻，是刚从外地调到县城教书。”说着从衣兜掏出一纸信笺，递给觉信：“请法师验看，这信上介绍着我们两人的情况……只因一天走了五六十里路，看看夜深，饥渴难耐，实在寸步难行了！”

觉信接过信笺认真看着，脸上疑云顿然消失：“果真是两位先生……金存礼，字杰群，这女施主便是刘松绮老师吧，贫僧失敬了！请进殿来，先歇歇脚，我给你们烧水做饭，然后你们尽管在殿里歇息！”

觉信安排二人放好行李，坐下歇息，自己跑到殿后小敞篷的灶前点火煮粥。女先生刘松绮过来帮忙，觉信婉拒。一会儿，便端上粥饭咸菜。看来两人确是饥渴已极，连那女先生也狼吞虎咽起来。

觉信问道：“看那信上，两位曾在保定府读书，为何却来这里教学？那是大地方，咱这偏僻小县远不可比哟！”

杰群笑说：“故土难离啊！再说，而今的那一带，已是虎狼横行。”

觉信茫然问：“先生是说……鬼子已到了那地方？”

杰群神态肃然地说：“鬼子占领山海关，又在北平、天津一带大举增兵，侵占华北的意图暴露无遗，我们的国家，土地遭践踏，资源遭掠夺，人民遭蹂躏……大丈夫岂能甘做亡国之奴，忍受如此屈辱！”

一旁的松绮悄悄使个眼神，示意他不要说下去。

杰群说：“不要紧，我对谁都不遮掩观点，我不怕。而今外寇闯进家门，我们的政府仍在忙于剿共，向强贼屈膝而兄弟间自残，令人扼腕啊！”

觉信点头说：“看得出，金先生好气概……咱们这地方，鬼子也会来吗？”

杰群叹气：“日寇野心勃勃，志在亡我中国，占我河山，奴役我同胞……看形势，我们家乡这一带，恐怕也难逃厄运啊！我就是要回家来动员乡亲父老，组织起来抵抗外寇。”

觉信颇受感染，却不免心有疑虑：“鬼子势大，政府军队节节后退，共产党的军队弱小，而且正遭受‘围剿’……谁能抵抗鬼子？”

“停止内战，举国抗日！动员起全国的老百姓，必定能把小鬼子赶回东洋！”



“只是……难啊！听说，不少政府官员都带上家眷、钱财向南逃跑。”

“坚持抗战的大有人在，比如共产党领导的红军，国军中不少有名的将领，都力主抗战……这应该是民心所向！”

“看来，金先生是共产党了？”觉信吃惊地看着杰群。

“不，我不是共产党。”杰群笑说，“充其量是爱国青年。不过，我赞成共产党！”

“这样说，有人投降，有人逃跑，也有人抗战……中国还有希望？”

“当然。法师可听说过这句话：沧海横流，方显英雄本色！”杰群说着，挥动拳头敲击着身旁佛像，“国难当头，有人屈膝或逃命，有人乘国家危亡谋取私利，也有不少仁人志士舍生忘死、抛家弃业，英勇抵抗……各色人物都会表演一番的，是爱国还是卖国，是忠良还是奸贼，为百姓还是为一己，都会暴露无遗的！”

松绮正站在杰群身边，笑着提醒：“你怎么敲打起佛像来？你正发烧，还得求菩萨保佑尽快痊愈呢！”又转身对觉信说：“法师不要见怪，俺们虽不信佛，但却尊敬佛祖！”

杰群歉意地点头：“噢，对不起，我失礼了。她说的是真话，请觉信法师不要介意。”又诙谐地一笑说，“咱们中国的命运，恐怕也要佛祖保佑呢。”

觉信说：“看得出，你们都是有知识的好人。”

夜已深了，觉信给杰群夫妻安排好地铺，自己裹起僧袍，走进殿后的敞篷。

天色微明，觉信听到殿门有响动，起身看时殿内已空寂无人，这对年轻夫妻已悄然离去，在泥塑神佛的旁边发现一张钱票和折叠起的白纸，上写：“谢谢法师，谢谢佛祖。”

觉信随即收拾行装离开灵光寺。此后许久，无人知晓这位僧人去了何方。

三

不出智通长老所料，觉真和尚又出现了。这座数百年的寺院，终于在他手上彻底土崩瓦解。他雇来一帮人手，手持锨镢锤镐，如狼似虎般冲上，

寺院仅存的三间殿堂顷刻变作瓦砾场，泥塑佛像被捣得粉碎，整个寺院被挖地三尺，凡能卖得些银钱的物件，全部一扫而光……而他刻意搜寻的无影碑却始终不见踪迹。

觉真对着一片废墟哀声长叹。适逢县民国政府史志办派人考察无影碑，觉真怅然望天，以手指地，懊恼地号叫：“上天入地，沙掩土埋……无影碑没了踪影，我怎么知道下落呢？”这家伙既担心天津日商告他诈骗追索定金，又畏惧政府追查他盗卖寺产，当即潜逃远方。

两年后，觉信重新现身于灵光寺旧址。他已蓄发留须，穿一身百姓服装，身份是一位张姓石匠，没人料得到他便是当年的觉信和尚。很快，他凭借精湛的石刻手艺和诚实厚道的人品，在方圆数十里赢得声誉。然而，张石匠并未着意于赚钱养家。他云游他乡，始终记着师父的嘱托，此番便是专为无影碑回乡而来。



第一章

一

农历刚交十月，寒冬便过早地降临北满大地。绵延的山岭，苍莽的原野，到处冰封雪盖。黎明的小城风卷雪涌，令人窒息的严寒中弥漫着恐惧和怅惘。

妙春堂药店老板万永义打开店门，抬头怅望着白茫茫的天地和冷寂的街巷。

女儿青莲喊着“爹爹”，飞快地跑过来，扑在永义怀中。妻子金月姑跟着过来，看丈夫眉宇间流露着不安，轻声劝慰说：“先吃饭吧。风雪太大，兴善不会这么快回来。”

月姑说的兴善姓吴，与永义是同乡同年的街坊弟兄，万家多年的佃户，在这异乡小城，是协助他们照料药店生意的主管和伙计。

永义叹口气，俯身抱起青莲，在女儿冻得红红的小脸蛋上亲着：“莲儿好乖，又读了什么书？你哥呢，还在睡懒觉吧？”

青莲扑闪着大眼睛，没有直接回答父亲的问题，而是试探地猜测着父亲的心事……她从父亲焦灼的神态，意识到兴善叔是去做一件重大的事情。

月姑注视刚及而立之年的丈夫，虽不失英俊潇洒，但头上丝丝缕缕的白发，冷峻的脸孔隐现的焦虑，显示出与年龄不相称的老成。月姑抬手扬起宽大的衣袖，抽打丈夫身上的雪花，抱过青莲，挽起丈夫的胳膊：“走吧，咱们先吃饭……兴善不会误事的！”

永义皱起眉头：“我在担心山里那些人……天寒地冻，缺粮少药，在深山老林、冰天雪地中与鬼子周旋……当然，也怕兴善出事。要知道，倭贼心毒手狠哟！”

夫妻刚刚转身，一辆警车鸣叫着疾驰而来，在店外倏然停下。两个伪满警察从车上跳下，气势汹汹地进店。永义回身看见，心里猛地抽紧，随即便平静下来。月姑吃惊地搂紧丈夫的臂膀，盯着走到面前的警察。一个年约十岁的男孩从后堂跑来，惊恐地喊叫着“爹爹”，抱住永义。

“你是万老板？”伪警察晃着脑袋，颇有些神气活现。

“在下万永义。”永义神态坦然，不亢不卑。

“请上车吧！我们局长请老板到局里一叙。”伪警察阴笑着。

“在下与局长大人素无交往，敢问……”永义沉静地说着，同时一手揪住偎缩在身旁的儿子的发辫，悄然用力上提，青山搂抱着父亲的双手松开，挺直了腰杆。

伪警察凶相毕露：“少啰嗦！自己做的事，还不清楚？装模作样……走！”不容分说，将永义推搡着上了汽车，警笛鸣叫，旋即消失在迷蒙的雪幕中。

月姑抱着孩子追出门外，怀中的青莲哭着大喊：“爹——”青山惊得目瞪口呆。

沿街小店的门前窗口，探出一颗颗脑袋，惶恐地东张西望。

傍黑时分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青山跑去打开店门，是兴善回来了。

青山大声呵斥着：“你跑哪儿去了，怎么才回来？”说着拽住兴善肩上的褡裢，伸手掏摸，试图找到什么好吃的，却摸到一块冰凉梆硬的黑馍，随即丢在一边，又把手伸进褡裢。

月姑领着青莲从后堂走出，将青山一把扯个趔趄：“让你叔坐下说话！”

兴善着急地问：“永义哥……掌柜的呢？”

月姑两眼含泪：“让警察局传去了。”

兴善立刻明白，长叹说：“都怪我，还有这天气……”

月姑问：“事情办妥了？”

兴善压低声音：“妥了，那些药品放在一家小货栈，那些钱，我亲手交给了刘队长。他们是刚成立的游击队，属于抗联的人。不知道出了啥事，队长再三嘱咐我快回店里，让永义哥马上远走，可没想到这么快就出事……是不是设法打听一下，托人走走门子？”

月姑泪水涌出：“永义不让……上车走时只说甬怕，让安心在家等他。”

兴善摇头搓手，嘴里嘟哝着：“那，咋办哩？”

店外一阵警笛鸣响和人声喧嚷。一辆警车在门口稍停便即离去，昏迷



中的万永义被推下车，软瘫地倒在门前台阶上。月姑惊呼着扑过去抱起丈夫，兴善急忙赶来，两人将永义抬进后面卧房里。

灯光下，只见永义遍体鳞伤，口鼻流血。月姑含泪用毛巾轻轻擦拭他脸上身上的血迹。兴善俯在一旁不停地呼唤：“永义哥，我是兴善……我回来了。”

永义忽然睁开眼，看着兴善微微点头，脸上露出一丝笑容，一个极细微的声音嗫嚅着：“送到了？他们是……”

“他们是共产党，打鬼子的游击队。”

“好，共产党，国民党……只要杀贼，就好！”

“队长给打了借条，说日后要归还的。”

“你，收了他们的借条？”

“没，没有，你不是说过……”

永义欣慰地点头。

兴善凑上前低声说：“永义哥，他们内部大概出了啥事故，队长一再嘱咐，要咱们赶快离开这里！”

永义脸色惨白，眼里布满血丝，皱紧眉头说：“我，腹内隐痛，怕是内脏出血过多……我不行了，回不了家乡。月姑，你，准备……带上孩子走，越快越好！”说着，他疲惫地眯起双眼，吃力地喘息着。

“这店呢？”月姑含泪问。

“典给‘益康’。”

“给他？咱们多年的对头啊！”兴善和月姑异口同声发出疑问。

“宁可给他，绝不能留给倭贼！康老板做生意奸猾，但他不卖国，不是汉奸，告诉他，大敌当前，勿记前嫌，这店交他代为经营，资产盈利由他安排，该分给咱的一份，托他全部代捐抗日游击队。兴善留下把事办妥再走。记住，你只问他要十块现洋，做回家的盘缠。”

“只要十块现洋？为啥？”兴善茫然不解。

“兵荒马乱，钱多招贼招匪，倭贼盯得更紧，带不回去的！”永义大口喘息，断续发出极微弱的声音，忽然睁开眼睛，看看身边的青山、青莲，吃力地抓住月姑的纤手，“我，连累你受苦，今后倘遇合适的人尽管改嫁，只要让孩子……成人……”

月姑泪流满面：“永义哥，要死，俺跟你死在一块儿！”

永义微微摇头：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……将青山、青莲带大。青山顽皮，送河西，交周铁匠……天成大哥。日后成人，杀贼报国！莲儿是好孩子，咱们的好闺女……”

月姑泣不成声：“永义哥，我懂……你放心。”

二

夜幕深沉。奉天北的一座铁路小站。难民蜂拥，一片哭叫喊嚷呼儿唤女的纷乱嘈杂声音。伪满警察耀武扬威地盘查进出人群，时有持刀挎枪的日本巡逻队走过，发出“嗷嗷”类似狼嗥的吼叫。

金月姑一手紧抱黑布包袱，里面包裹的是盛有丈夫骨灰的木匣，一手领着青莲。青山背个包袱紧随其后，在拥挤的人流中，三人几乎如货物般被塞进车厢。

火车在沉闷的汽笛声中颠簸行驶。阴暗的车厢里，挤满衣衫褴褛的逃难者，一张张愁苦的脸孔，一声声沉重的叹息。靠近车门的角落里，月姑紧搂着青莲，疲惫地呆坐着，丈夫的骨灰匣就在身边。青山饿了，手里嵌着半个面饼大嚼。

冬天的华北平原，满目苍凉，毫无生机。灰蒙蒙的天底下，远近横着一座座萧条的村落。一辆牛车在缓缓行驶，车上坐着月姑和她的一双儿女。出县城向南，沿大堤走一段，便进入一道宽大的路沟。

“老大爷，离万家营还有多远？”月姑问。

“前边五里路吧。看西南边那片松林，就是有名的万家林。”赶车老汉挥鞭指着远方。

月姑和孩子们向老人所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一处郁郁苍苍的林木，在枯黄的旷野上格外显眼。

“孩子，咱们到家啦。那片松林，就是咱们万家祖坟，过去松林再走三里地，就是咱们村子——万家营了。”月姑愁苦的脸上露出一丝笑纹。

青莲从母亲怀里挣出来，伸出小手向前指画，“娘，我看见松林了，哥，